

第三章 政黨重組與政黨輪替

當國家面臨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執政黨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原本認同執政黨的選民，將開始反省是否繼續支持原認同政黨。不認同執政黨的選民，則強化非執政黨認同對抗執政黨。產生的狀況有二：（一）原先無明顯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會因反對執政黨，萌生認同反對黨的態度；（二）若有新興政治勢力出現，提出解決現行政治或經濟困境方案，選民就容易產生支持移轉，形成政黨重組的局面。

過去研究發現，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抉擇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將討論政黨認同分佈改變所引發的政黨重組，是否造成台灣與墨西哥政黨輪替的主因之一。本章先討論政黨認同變數對政黨重組的影響，再比較兩國政黨重組的差異，最後則比較政黨重組如何影響台灣與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

第一節 政黨認同與政黨重組

基本上，政黨認同是美國投票行為研究的重要成果，對於選民行為有明顯的解釋力，各國研究者參照美國研究發現瞭解該國選民的投票行為。政黨認同改變所引發的政黨重組，已逐漸成為各國在研究該國政黨體系變動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當各國在借用政黨認同或政黨重組概念時，會因國情不同而產生相異的研究結果。

一、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

選民投票時必將考量的關鍵變數之一即政黨認同。個人與政黨之間的關係經常涉及到「自我的延伸」，選民透過個人對政黨的認同而自認屬於一個政黨，大部分的私人認同都來自個人所屬的團體。因此政黨認同的本質不僅是心理也包含群體的概念，是一項

自我的延伸，將自我視為群體的一部分。對政黨具有歸屬感與忠誠感的政黨認同，在選民個人社會化的過程，呈現持續穩定的狀態，隨選民成長歷程，在多次投票給同一政黨的經驗後，日益強化這種黨派心理認同感。

政黨認同主要包含兩個面向：情感面與行為面。情感面強調不管選民過去的投票行為如何，其自行認定對某一個政黨認同感的強弱程度，此乃政黨認同的核心概念。行為面強調政黨認同此種長期性的情感取向會由內而外影響選民之政治態度，且外化為投票抉擇的參考依據。當選民自述愈認同某一個政黨時，代表的是他對這個政黨具有歸屬感。通常被視為黨性，甚至可說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經常會投票給其所認同的政黨，可稱為黨性的指標。個人與政黨之間的連結係建立於心理層面，其不一定要是黨員、準時繳黨費，或有投票記錄才算。例如：即使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仍然可以自認為是民進黨人。

由此可知，政黨認同已成為瞭解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過去的研究發現政黨認同對其他民主國家選民投票同樣具有明顯的影響力。但遭遇最大的問題是，在多黨制國家難以找到與政黨認同概念相同的測量方式，或則選民對於黨性概念具有不同的定義。多數研究者同意多黨制國家中，選民對政黨具有忠誠感，則此忠誠感會長期持續並強烈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

二、政黨認同與重組

有關造成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的成因，過去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二：

(一) 政黨重組：政黨認同分佈長期變遷

重組被視為是新型態的政黨認同，若某一次選舉結果偏離舊有的選民聯盟，且在後續選舉中仍舊會出現此種新的黨派意識分佈，則該次的選舉就可視為重組性的選舉。因政黨重組造成與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動，使得選民投票時所依賴的政黨認同基礎分佈發生變化。造成政黨認同分佈長期改變的可能原因在於：發生重大事件、產生新社會分歧或新選民的加入（劉義周，1995；陳陸輝，2000）。

（二）短期因素：政黨認同分佈短暫改變

在政黨認同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短期因素包括：總統候選人的能力與特質、經濟表現的回顧評價，以及競選策略操作……等，都可能造成選民對總統候選人偏好凌駕政黨認同，例如：在本次總統選舉中，投票給非認同政黨之總統候選人，產生因為短期因素導致選民政黨投票對象發生改變，但在下一次的選舉時，選民又恢復正常且投票給原認同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徐火炎，2001：26）。

三、台灣、墨西哥政黨輪替與政黨重組的可能關係

（一）大量新選民支持在野黨

在一九八七年之後取得投票權的新一代選民，因經歷相異的政治經驗，產生迥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意見。一九八七年對台灣與墨西哥的政治發展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在台灣適逢解除戒嚴，反對黨（民進黨）取得合法設立地位，多元的聲音開始大鳴大放；在墨西哥，卡德納斯從革命建制黨另外成立民主潮流。於一九八八年脫離革命建制黨與其他政黨組成國家民主陣線參選總統選舉。台灣與墨西哥兩國在一九八七年，反對勢力

逐漸從一黨威權統治的環境下，產生與一黨獨大政黨對抗的力量。這股反抗力量的主要來源多數來自新一代選民。

在二〇〇〇年取得總統投票權的新選民，其政治態度通常非屬中立，多數呈現不表態或無政黨認同，但通常會具有一定的投票傾向。這些未具有明確政黨認同的新選民，最容易受選戰過程或嶄新論述所吸引。在野黨於選戰過程中，因為缺乏包袱故時常塑造創新的感覺來吸引新選民的注意與認同，讓新選民不滿舊有體制產生或同情在野黨的情緒，最後甚至協助或遊說同儕共同支持在野黨，從無政黨意識變成認同在野黨。

（二）舊分歧衍生之新議題吸引選民支持在野黨

在台灣與墨西哥，選民依循社會舊有的分歧（如台灣的族群認同分歧與統獨認同分歧或墨西哥的左派與右派分歧），作為決定政治與公共事務處理原則。當在野黨將舊有分歧轉化為社會中顯著的新議題（改革議題），並成為選戰主軸（例如：保守 vs. 改革）後，新的顯著議題讓選民轉變既有的政黨認同。

由於生命歷程（life cycle）差異，新選民對於改革的想像遠高於舊制度下的選民，尤其是相較於保守傾向的年長選民，更是在野黨積極深化改革這個訴求的潛在支持對象。當這批選民成為公民之後，對於既有執政黨、新興在野黨的政治板塊造成明顯的衝擊，並產生顯著的替換效果（replacement），緩慢地改變不同政治勢力分佈的局面，在野黨開始取得與既有執政黨對抗的實力，並逐步建構新政黨體系。

（三）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社會分歧吸引選民支持在野黨

在這個資訊高度流通的社會，知識傳播的管道與內容日趨多元，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等的傳統政治社會化機構所衍生的社會分歧，開始面臨多重的衝擊。首先，傳統家庭的社會化功能日益弱化，相對減弱政治動員的主要力量；其次，民主化之後，逐步鬆綁學校的政治教育功能，開始擺脫政黨包袱而走向中立；第三，政黨為吸引並動員年輕族群，透過政黨組織活動、社會運動與選舉進行動員。

仰賴社會化沿襲所得社會分歧的舊選民，以及不具政黨認同態度的新選民，吸收新資訊形成對特定政黨的支持，影響其政黨認同之建立與穩定。若掌握機會並透過適當訴求號召這群選民，催化其主動的認同與支持，這群選民將跨越既有社會分歧，改變或逐步建立其政黨認同。社會變遷會刺激不同政治世代選民，或居住於不同地理區域內的選民，因經濟發展引發地理區域內人口組成改變，對政黨產生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由此可知，隨著時代轉變所產生的新社會分歧，利用新興組織與活動，吸引選民改變既有政黨認同，選擇支持在野黨。

（四）政黨解組與重組造成政黨輪替

當在野黨將舊有分歧轉化為新議題並吸引選民改變既有政黨認同，或者政治世代與地理區域的新社會分歧，因時代變遷或經濟發展吸引選民支持在野黨，選民整體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改變，在野黨已擁有足以與執政黨對抗或甚至超越執政黨的實力，最後造成政黨輪替的事實。

由上述討論可知，本文認為政黨重組是導致台灣與墨西哥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的關鍵因素之一。政黨重組主要是因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的轉變，此種轉變直接衝擊其所屬政黨的權力結構。政黨重組有可能由下而上形成，或由上而下形成。由下而上的政黨重組，

主要發生於選民政黨認同自發性的轉變，其轉變大多來自於人口結構及社會價值觀念變動的影響，當選民政黨認同分佈改變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時，就有會產生政黨輪替。例如：墨西哥從一九八〇年代後，革命建制黨的領導者，開始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修正，藉由鄰近美國的北方各州推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策略，間接影響選民的社會價值觀念，使得北方各州成爲支持資本主義之國家行動黨的大本營；相反地，由上而下的政黨重組，主要發生於政治領導菁英的分裂，菁英政黨認同轉變導致政黨分裂，選民被迫從不同政治菁英之間進行選擇，當分裂的幅度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時，就有可能產生政黨輪替。例如：台灣在一九九九年時，宋楚瑜宣布成爲獨立候選人並參選總統，直接衝擊國民黨的團結，國民黨政治領導菁英內部發生分裂並互爭國民黨正統，導致原本認同國民黨的選民，被迫在不同政治菁英進行選擇。短時間內，選民受政治事件因素影響，直接造成選民政黨認同發生明顯解組的現象。

政黨能否存續與發展，和選民的支持與否息息相關，選民的政黨認同取向，是政黨菁英考慮政黨政策走向的重要參考依據。尤其當政黨重組是由下而上發生時，直接涉及政黨權力來源改變，間接帶動政黨政策走向與價值理念或意識型態的變化。筆者認爲台灣與墨西哥政黨體系發生改變，主要來自於選民組成差異與不同政治意見分歧，重新切割兩國的政黨體系。因此本章將探討的中心問題是：

1. 台灣與墨西哥兩個國家政黨認同分佈的特色是什麼？它的變化如何？
2. 如何影響選舉？是不是造成政黨輪替的因素？

第二節 選民政黨重組對台灣二〇〇〇年選舉結果的影響

二〇〇〇年以前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隨著國民黨控制力逐漸衰退，台灣政黨體系演變的趨勢從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壓制反對黨成立與生存空間，到民進黨成立演變為兩黨體系，再到多黨體系的競爭態勢，其中依其政黨得票率變化及時間劃分如下：

- 1949 年—1971 年 國民黨一黨獨大壟斷時期
- 1972 年—1985 年 「黨外」多運用準組織方式運作時期
- 1986 年—1992 年 國民黨與民進黨一大一小兩黨體系時期
- 1993 年—1995 年 新黨成立，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兩大一小體系時期
- 1996 年—2000 年 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與建國黨兩大兩小體系時期

一、台灣政黨重組的性質與原因

(一) 台灣政黨重組的性質

從圖 3-1 可以看出明顯的政黨體系變遷，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名義上雖有民社黨與青年黨兩個在野黨，雷震也曾籌組中國民主黨但最終失敗，上過兩個在野黨在立法院、國民大會與監察院等民意機關僅佔非常少數的議席，國民黨以反攻大陸為由，凍結中央民意機關選舉，正式的反對力量微乎其微。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才讓反對勢力成型。之後國、民兩黨都因路線之爭發生內部分裂，原民進黨內立法委員朱高正主張台海兩岸未來應走向統一的主張備受排擠，於一九九一年時宣布脫離民進黨成立中華社民黨。相反地，原國民黨立法委員中的「新國民黨連線」於一九九三年另組新黨。³⁵民進黨內支持台灣獨立的成員於一九九六年另組建國黨，至此台灣政黨體系大致形成兩大兩小的四黨體系。

³⁵ 國民黨內部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不滿國民黨黨內民主與空間被壓縮下宣佈成立新黨，雖於在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落敗，次年立委得票率上升為 12.95% 並站穩第三大黨的地位。一九九六年總統與國大代表選舉得票比例維持在 12% 到 15%。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與立委選舉時，台北市長選舉因馬英九與王建煊同質過高，大幅下滑到 2.97%。立委下降為 7.06%，席次僅剩 7 席。選民對新黨的支持度大不如前，影響力也迅速萎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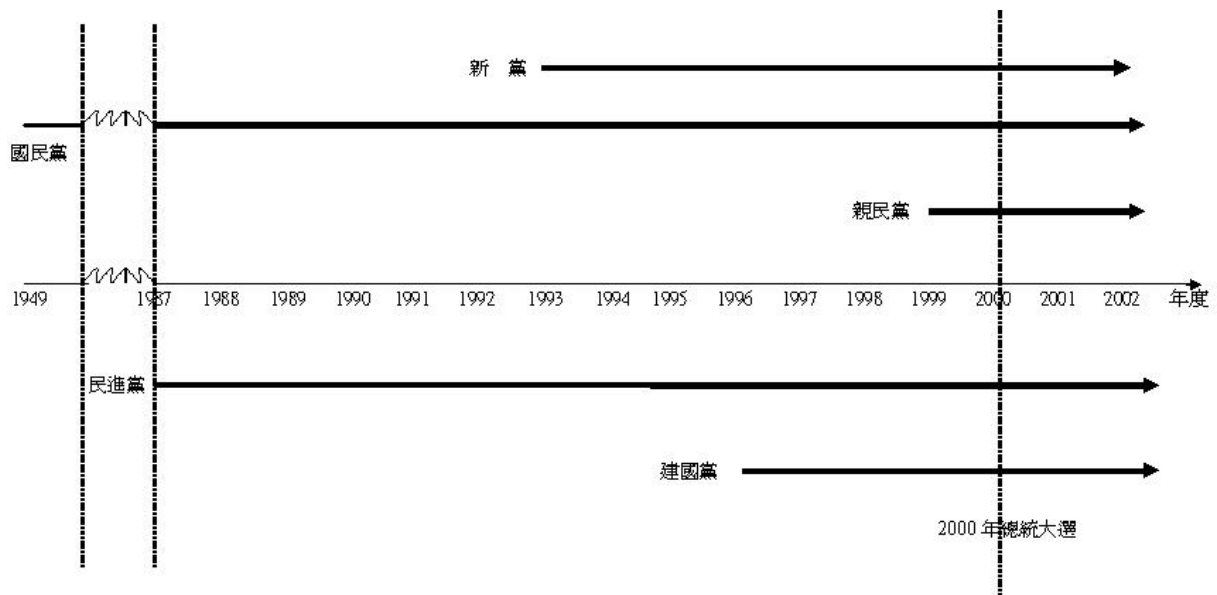


圖 3 - 1 台灣政黨體系發展圖

從表 3-1 各政黨得票率變動情形發現，國民黨得票率有日益下滑的趨勢；相反地，民進黨得票率則有逐漸上升的態勢；新黨剛從國民黨分裂出來時，擄獲不少都市與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得票率明顯上升，但到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時卻又迅速萎縮；建國黨從成立之後亦獲得部分選民的支持。從各政黨得票率分佈狀況可知，台灣的政黨體系依其勢力大小可分為國民黨與民進黨搭配新黨與建國黨的兩大兩小政黨體系。且從歷年各黨得票趨勢來看，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後台灣政黨體系正在轉變，呈現出一種漸進式的重組現象。

表 3-1 台灣歷年選舉各政黨得票率變化趨勢（1972 年至 2000 年）

年度選舉類型	國民黨	民進黨 /黨外	新黨	建國黨	無黨籍**及其他
1972 年立委	73.1	---	---	---	26.9
1975 年立委	77.6	---	---	---	22.4
1980 年立委	71.9	13.0	---	---	15.1
1983 年立委	69.4	18.9	---	---	11.7
1985 年縣市長	60.9	13.5	---	---	25.6
1986 年立委	69.7	24.6	---	---	8.7
1989 年立委	59.2	29.9	---	---	10.9
1989 年縣市長	56.1	30.1	---	---	13.8
1992 年立委	52.5	31.4	---	---	16.2
1993 年縣市長	47.3	41.2	3.1	---	8.5
1994 年省市長	52.1	39.4	7.7	---	0.8
1995 年立委	46.1	33.2	13.0	---	7.8
1996 年總統	54.0	21.1	14.9*	---	10.0
1997 年縣市長	42.1	43.3	1.4	0.2	13.1
1998 年立委	46.6	29.6	7.1	1.5	15.3
2000 年總統	23.1	39.3	0.1	---	15.3

*1996 年林洋港、郝柏村以新黨計算；**1980 年以前非國民黨皆以無黨籍計算。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歷屆公職投票記錄。

（二）台灣政黨重組的原因

從台灣目前政黨重組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台灣正出現漸進式政黨重組的現象。筆者歸納影響台灣政黨重組發生可能的主因有三：一、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產生政治體系認知差異；二、省籍差異的舊分歧，產生統獨立場差異的新議題；三、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分歧。

1、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產生政治體系認知差異

從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〇年，這十五年來，台灣政治發展逐漸開放，政黨政治有朝向制度化發展的趨勢，台灣選民逐漸對不同政黨產生認同。同時，新世代選民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從最基礎的政治活動「投票」到強烈的政治活動「社會運動」……等。新世代選民經歷到與舊世代選民非常不一樣的政治經驗，新世代選民產生迥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意見。例如：反對黨成立、解除戒嚴、總統直選等政治活動。故當新世代選民逐漸取代舊世代選民的政治影響力，台灣的政治體系因新政治世代選民的加入發生極大的變化（林佳龍，1999）。³⁶

2、省籍差異的舊分歧，產生統獨立場差異的新議題

過去台灣社會，明顯存在「本省與外省」的社會分歧，造成此種分歧的主因乃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後，對台灣民眾的不平等處置。例如：二二八事件，及對各種政治參與的族群性階級政策……等，侷限台灣民眾參與政治及相關的公共事務，省籍正確常決定政治與公共事務的處理原則，同時省籍分歧常存在台灣社會之中。從黨外到民進黨「本土牌」，才開始與政治場域中爭奪選票進行連結，主要目的是要透過感性/符號性的訴求，企圖在選民的心理認知上，建構出一種社會中「我群/他群」觀念，藉以強化個人對族群團體的認同，進而影響選民政黨支持與投票行為（王甫昌：1998：24；Kuklinski, 2001）。

當民進黨將台獨黨綱納入後，省籍問題轉化的統獨議題逐漸主導日後的選舉。統獨議題成為選舉主軸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內部各自裂解成新的政治體系。新國民黨連線從國民黨中分裂而出，與民進黨裂解出來少部分主張兩岸統一的勢力（例如：朱高正從民進黨分裂出後成立中華社會民主黨，之後再併入新黨）合組成新黨。建國黨則從民進黨中裂解出來。以省籍為主的族群分歧及統獨議題在政黨重組過程中，具有相關性但並非

³⁶ 依照內政部二〇〇〇年的人口統計資料，20至39歲的選民已佔總選民數的50.85%，顯示已達半數。

完全重疊（劉義周，1998）。尤其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統獨議題都成為選戰中顯著的議題，統獨議題重要性更形增加。³⁷

3、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分歧

早期世代理論用個人一生經驗所累積的社會世代，界定不同年齡層的差異，由其所處有形的與無形的制度所塑造。一九五〇年代之後，社會世代的概念增加肯定歷史因素的關鍵性角色、生命週期影響力與社會結構因素……等，形成具有政治意義的世代。就政治世代而言，台灣新政治世代經歷不同的時空環境，對其政治態度、價值及傾向，產生不同的的影響。尤其從一九八六年後，台灣經歷一系列政治改革與開放等等，不斷刺激新政治世代對政黨產生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當台灣新政治世代受到新思潮與資訊影響時，則對於舊有政黨不具有依附的情感，政黨認同尚未確立，因此對政黨認同較弱，故整體政黨認同分佈發生變動的情況，相對較為明顯（徐火炎，2001）。

就年輕選民（20 至 39 歲）的支持者而言，國民黨相對比民進黨、新黨與宋楚瑜勢力（親民黨）來得少，藉此與主要政黨進行區隔。民進黨、新黨與宋楚瑜勢力（親民黨）搶攻年輕選民的支持，國民黨則獲得中、老年人的青睞。當新世代選民佔有比例逐漸升高成為社會主力，並逐漸取代舊世代的選民，兩代之間的政治傾向具有明顯差異。若新世代選民維持原有的政治態度，勢必影響政黨體系重組的變化（林佳龍，1999）。

就地域政治而言，過去選民透過地方政治組織瞭解政黨的政見與主張，地方政治與政黨之間的連結，成為民眾心目中政黨圖像的依據，構成選民政黨認同的主要來源。在台灣，南部地區其人口與族群組成與北部地區具有明顯差異，南部地區係以農業為主的

³⁷ 民眾統獨立場逐漸發生影響力，盛杏媛認為主要來自三個因素：一是民眾平日吸收有關台灣獨立資訊；二是李登輝揚棄國民黨所主張的大中國意識，鼓吹台灣優先與新台灣人主義有關提高台灣主體性的主張；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趨於緊張，如一九九四年的千島湖事件與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的台海緊張對峙局面。請見盛杏媛，2002，47-52。

經濟模式及鄉村爲主的生活型態，也與北部商業爲主的經濟模式及都會爲主的生活型態迥然不同（徐永明，2000）。一九九四年後，台灣地理區域的分佈與政黨認同的重組，產生明顯的變化。從歷次選舉的結果來看，表 3-2 國民黨的選民忠誠度，不分選舉的差異均呈現南部地區較高(約 0.34)，非南部地區較低的現象。³⁸顯然南部選民相對於北部，其政治忠誠度較高，對於政黨支持也較爲穩定（標準差約 0.08）。

表 3-2 國民黨各地區得票率（1994 年至 2000 年）

	1994 年省長	1995 年立委	1996 年總統	1997 年縣長	1998 年立委	2000 年總統	平均數	標準差
北北基宜	0.32	0.20	0.34	0.32	0.27	0.18	0.27	0.07
桃竹苗	0.46	0.34	0.46	0.27	0.31	0.18	0.34	0.11
中彰投	0.46	0.37	0.42	0.30	0.34	0.19	0.35	0.09
雲嘉南	0.39	0.35	0.45	0.26	0.35	0.20	0.33	0.09
高高屏	0.42	0.32	0.43	0.32	0.31	0.20	0.34	0.08
花東澎	0.41	0.29	0.42	0.29	0.29	0.15	0.31	0.10
總得票率	0.39	0.30	0.41	0.30	0.31	0.19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歷屆公職投票記錄

表 3-3 中，民進黨的選民忠誠度，也呈現南部地區較高（約 0.30），非南部地區較低的情況。顯然南部地區選民相對於非南部選民，其政治忠誠度高，政黨支持度也較穩定（標準差約 0.08）。從整體的地區得票率來看，民進黨在南部地區的得票率獲得比其他地區明顯較高的得票率。選民所居住的地理區域在政黨認同的分佈上，逐漸產生顯著的變化趨勢，具有引發政黨重組的可能性。南部選民的投票穩定特質與特定政黨的支持現象，呈現出「南方政治」的地域特色（徐永明，2000）。

³⁸ 南部地區包括雲嘉南：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台南市；高高屏：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總計八個縣市。

表 3-3 民進黨各地區得票率（1994 年至 2000 年）

	1994 年省長	1995 年立委	1996 年總統	1997 年縣長	1998 年立委	2000 年總統	平均數	標準差
北北基宜	0.32	0.25	0.18	0.31	0.23	0.31	0.27	0.06
桃竹苗	0.26	0.22	0.11	0.28	0.17	0.25	0.22	0.06
中彰投	0.28	0.22	0.13	0.28	0.16	0.31	0.23	0.07
雲嘉南	0.33	0.23	0.17	0.29	0.21	0.39	0.27	0.08
高高屏	0.31	0.25	0.20	0.36	0.28	0.38	0.30	0.07
花東澎	0.17	0.16	0.08	0.16	0.13	0.17	0.15	0.04
總得票率	0.30	0.24	0.16	0.30	0.21	0.32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歷屆公職投票記錄

綜合前面所述，筆者認為台灣政黨體系已產生變化，選民組成的歧異與政治不同意見的分歧，重新切割既有的政黨體系。每個政黨都各具特色。加上長期以來特殊的政治情勢，對政黨的心理依附感是慢慢建立，年輕的選民在此時取得參政權，並未承襲來自父母的政黨認同，有一套自己的主張與看法，當新選民進入時，對既有政黨體系即引發衝突。其次，統獨立場逐漸成為政黨政治競爭市場中重要的主導議題，選民的政黨認同將受到明顯的影響，統獨立場經常是決定政黨認同對象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地理區域的環境因素，讓特定政黨支持度不斷上揚，可能影響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一九九〇年代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變動，政黨重組的速度逐漸加快，在新的政治世代出現時，政黨認同日趨式微是必然的現象。尤其藉由多元的管道吸收更多的資訊，選民投票的考量標準改變，選民政黨認同將會產生重組，透過不同政黨認同的消長，明顯影響選舉結果，當關鍵性選舉出現之後，可能使原有執政黨因為政黨認同的消長，失去多數選民的支持(Key, 1955)。

二、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變遷

由歷次選舉結果的得票率變化，可以看出政黨體系的消長變化，從國民黨一黨獨大，到與民進黨的兩黨競爭局面，再到新黨成立的三黨競爭型態，最後到建國黨進入的台灣四黨政黨政治體系。其中，反對黨成立後所形成的政黨體系，因省籍問題及所衍生

的統獨議題，重新切割出新的政黨體系。另一方面，新世代選民因主客觀環境有不同的政治態度與看法，開始參與及投入政治活動的範疇，逐漸取代舊世代選民，都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分佈產生明顯的變化。以下，筆者將對台灣政黨體系重組的過程進行說明。

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當時實施戒嚴且不容許異己聲音存在，並因為壓抑反對力量，無法產生競爭性的政黨體系，「政黨認同」的概念也無由產生，僅能使用支持國民黨或支持黨外人士的方式進行測量。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宣佈成立之後，台灣開始進入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的時代，尤其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後，兩黨開始走向對立的態勢。從表 3-4 來看一九八六年立法委員選舉前的調查結果，有三成四的選民支持國民黨，支持黨外的選民已超過百分之七，但也有將近六成的民眾沒有明確政黨支持對象，兩黨體制的狀態隱約出現。一九九一年與一九九二年，國民黨小幅成長，民進黨與中間選民維持大致的局勢分佈。

表 3-4 台灣民眾的政黨偏好（1986 年至 1993 年）

時 間 \ 政 黨	1986.10	1991.11	1992.12
國民黨	34.2	34.4	36.0
民進黨/黨外	7.3	2.5	5.7
中立無反應	58.3	63.2	58.3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

一九八九年新國民黨連線於成立之後，因其高舉改革的大旗，常與黨內或立法院黨團領導階層發生衝突，一九九二年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在立委選舉未獲得黨內提名，於是選擇違紀參選並當選，新國民黨連線成員於一九九三年選擇脫離國民黨成立「中華新黨」，台灣政黨體系邁入三黨體系。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大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勝選，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與新黨候選人林洋港大幅落敗，惟新黨候選人林郝配吸收不少國民黨的眷村鐵票；兩黨候選人在尋求勝選選票極大化的考量下，政見選擇向

中間靠攏，讓民進黨內部支持台灣獨立的黨員感到不滿，因此這些成員選擇當年十月脫離民進黨另外成立建國黨，強烈主張台灣應該儘快宣佈獨立建國，瓜分掉民進黨中積極支持獨立建國的支持者。

從一九九三年新黨從國民黨裂解而出，形成二大一小的三黨體系，再到一九九六年建國黨從民進黨分出，形成二大二小的四黨體系。表 3-5 得知，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就支持度而言，國民黨相對於上一段時期，小幅下降到三成三，民進黨則從百分之六上升到一成二，新黨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六，上升到一九九六年底的百分之九，建國黨在一九九六年則獲得百分之一，獨立選民則從一九九二年的五成八，下降到一九九六年的四成四。由此可知，此時期的政黨認同分佈變化，主要來自於獨立選民的大幅減少，從國民黨分裂而出的新黨，獲得約一成的支持，國民黨的支持者卻無等量減少，民進黨與建國黨的情形也類似，顯然獨立選民相對減少是本階段政黨認同變化的主因。

表 3-5 台灣民眾的政黨偏好（1994 年至 1996 年）

政 黨	時 間				
	1994.12	1995.06	1995.12	1996.06	1996.12
國民黨	29.0	35.0	30.5	30.9	34.8
民進黨	12.1	10.5	13.0	13.6	11.2
新黨	5.6	7.6	8.4	10.2	9.1
建國黨	--	--	--	--	1.3
中立無反應	53.3	46.8	48.1	45.3	43.6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

表 3-6 可以看出，從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就支持度而言，國民黨下降到二成八，民進黨則從一九九六年底的一成二上升到二成一，新黨從百分之七下降到百分之四，建國黨則僅剩不到百分之一，獨立選民則維持四成四。這個時期是民進黨成長較明顯的階段，當國民黨、新黨下滑的同時，民進黨實力卻大幅攀升，在一九九八年四屆立委選舉勝選時達到高峰，顯示在野黨的實力不斷茁壯。

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〇年，台灣的政黨認同變化更為明顯，國民黨的支持度從三成三大幅下滑到一成五，民進黨則由二成一上升到二成七，新黨從百分之四下降到百分之一，建國黨幾乎已經名存實亡。值得注意的是，宋楚瑜勢力所代表的親民黨在總統選後已經獲得將近一成八的支持度，獨立選民也從四成四下降到四成。由此可知，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前後，明顯發生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一半以上國民黨支持者與新黨支持者轉而支持親民黨、民進黨或選擇中立，民進黨也獲得部分國民黨與獨立選民的支持。

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〇年間，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民進黨獲得歷年來最大的勝利，到二〇〇〇年更達到歷史高峰；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分裂導致政黨支持度產生明顯變化。從一九九六年後的二大二小政黨體系，到二〇〇〇年後的三大政黨競爭體系，從空間理論的觀點，光譜兩端之新黨與建國黨的支持者回流到光譜偏中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國民黨的部分支持者變成獨立選民，部分獨立選民則轉變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表 3 - 6 台灣民眾的政黨偏好（1997 年至 2000 年）

政 黨	時 間							
	1997.06	1997.12	1998.06	1998.12	1999.06	1999.12	2000.06	2000.12
國民黨	25.9	24.2	28.1	30.3	32.9	35.3	23.1	14.5
民進黨	18.3	15.8	20.7	21.2	21.2	23.2	25.8	26.6
新黨	7.3	6.0	4.5	3.5	4.0	3.3	2.9	1.0
建國黨	1.2	0.7	0.7	0.6	0.4	0.5	0.0	0.0
親民黨	--	--	--	--	--	--	6.3	17.5
中立無反應	47.2	53.3	46.1	44.3	41.5	37.7	41.7	40.2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

總而言之，從一九八六年之後，台灣政黨勢力與台灣民眾心中的政黨偏好，呈現一種逐步改變的重組過程。到了一九九九年，宋楚瑜脫離國民黨組成新台灣人服務團隊，國民黨的支持者最後明顯裂解為兩大勢力，而這兩大勢力分佈相當平均，讓不斷成長茁壯的民進黨有可趁之機。第四屆立法委員選後隔年的一九九九年，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

黨的政黨認同已經形成三成五比二成三的局面，民進黨認同者達到歷史新高。國民黨認同者之中者包含著支持連戰與脫黨參選的宋楚瑜，選民發生政黨認同與投票支持對象不一致的現象（游清鑫，2001：191-225）。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興票案」發生後，加速國民黨認同者政黨認同與支持對象不一致的現象，民進黨認同者與支持者也稍微增加，增加的認同者與支持者，筆者認為應以對國民黨與宋楚瑜不滿的中間選人居多。

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與選後成立的親民黨，各獲得一成五及一成八的政黨支持度，民進黨則成長到二成七的支持度，由此可知國民黨內部分裂所產生的實力分化現象直接引發台灣二〇〇〇年的政黨輪替。

三、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影響

政黨認同明顯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可分成長期與短期的影響進行說明：

（一）就長期而言，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漸進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例如：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的支持度為百分之七，十四年後則已達二成六，其支持度增加的主因來自於獨立選民逐漸認同並予以支持，同時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得以相對多數打敗其他候選人。

（二）就短期而言，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直接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例如：一九九九年宋楚瑜宣布以獨立候選人參與總統選舉時，原本支持國民黨的選民因而裂解為兩股勢力，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立即產生明顯的變動。

表 3-7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和投票對象分布

	宋楚瑜		連 戰		陳水扁		其他及無反應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國民黨	54	28.7	120	63.8	14	7.4	0	0.0	188	100.0
民進黨	19	5.4	8	2.3	327	92.1	1	0.3	355	100.0
親民黨	176	98.9	2	1.1	0	0.0	0	0.0	178	100.0
中立其他	160	38.7	54	13.1	195	47.2	4	1.0	413	100.0
合計	409	36.1	184	16.2	536	47.3	5	0.4	1134	100.0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

資料來源：臺灣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面訪調查計畫

表 3-7 選後面訪調查結果得知，在本次總統選舉中，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具有明顯關連性，自認為是國民黨認同者，有六成四左右投票給國民黨的候選人連戰；自認為是民進黨認同者，則有九成二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雖然宋楚瑜脫離國民黨，以無黨籍名義參選，選後宋楚瑜隨即成立親民黨，所以在調查時親民黨已經成立，自認為是親民黨認同者，在總統大選中有將近九成九的民眾投票給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易言之，這次政黨分佈變化源自於國民黨的分裂，此分裂形成新的政黨體系，在新政黨體系下，國民黨認同者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有 36.2% 選擇不支持連戰，民進黨僅有 7.9%，親民黨也僅有 1.1%。國民黨認同者選擇背離原認同政黨所提出之候選人，轉而投票給宋楚瑜或陳水扁，此種國民黨認同者選擇非認同政黨所提名總統候選人而產生的分裂現象，是造成政黨認同變遷與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

四、小結

從政黨認同長期的變化趨勢可知，並非來自於政黨重組的現象。國民黨有日益下滑的趨勢，而民進黨則有逐漸上升的態勢，其趨勢之變化，主要是來自於新世代選民加入，新世代選民多數是在野黨（民進黨）的認同者。當民進黨支持度明顯上昇，國民黨則緩慢下滑，關鍵性選舉就出現在一九九八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在這次選舉後，民進黨獲得歷年來最多的國會席次，取得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實力。

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國民黨因為內部政治勢力分裂，導致政黨支持度與候選人支持度產生不一致現象。然造成台灣民眾政黨認同分佈變動現象，應該是總統大選完，宋楚瑜所代表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即親民黨）由國民黨裂解而出，大幅削弱選民對國民黨認同的比例，形成政黨認同分佈變動，亦即政黨解組的發軔。

第三節 選民政黨重組對墨西哥二〇〇〇年選舉結果的影響

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以前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隨著革命制度黨控制力道逐漸衰退，從革命建制黨一黨威權統治，壓制反對黨的生存空間，到一九八七年民主潮流從革命建制黨裂解出來，並在一九八八年與部分政治勢力結合成為國家民主陣線而演變為準三黨體系，但這個準三黨體系，其實是一大兩中實力差距明顯的準三黨體系，一九八九年正式成立民主革命黨之後，多黨體系的競爭態勢正式成型，墨西哥政黨體系的演變趨勢，依其政黨得票率變化及時間劃分如下：

- 1929 年—1968 年 革命建制黨一黨獨大時期
- 1969 年—1988 年 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一大一小兩黨體系時期
- 1989 年—1996 年 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準三黨體系時期
- 1997 年—2000 年 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民主革命黨三黨體系時期

一、墨西哥政黨重組的性質與原因

（一）墨西哥政黨認同重組的性質

根據圖 3-2，墨西哥政黨體系的建立可以回溯到一九三〇年代或甚至更早，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分別於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九年成立。而民主革命黨則在一九八九年

成立，並進入墨西哥現有的政黨體系。雖然新政黨體系是一個三黨政黨體系，但事實上，真正形成三黨體系運作的型態大約二十年。在墨西哥三分之二的地區，政黨體系事實上是一種配對兩黨制(a pair of two party system)，執政黨「革命建制黨」才是一個全國性政黨。在墨西哥五分之二的聯邦選區中，由改革聯盟（主要由國家行動黨與綠黨共同組成）與革命建制黨兩黨對抗；另外五分之一聯邦選區中，由墨西哥聯盟（主要是民主革命黨加上左派小型政黨）與革命建制黨對抗的局面(Klesner,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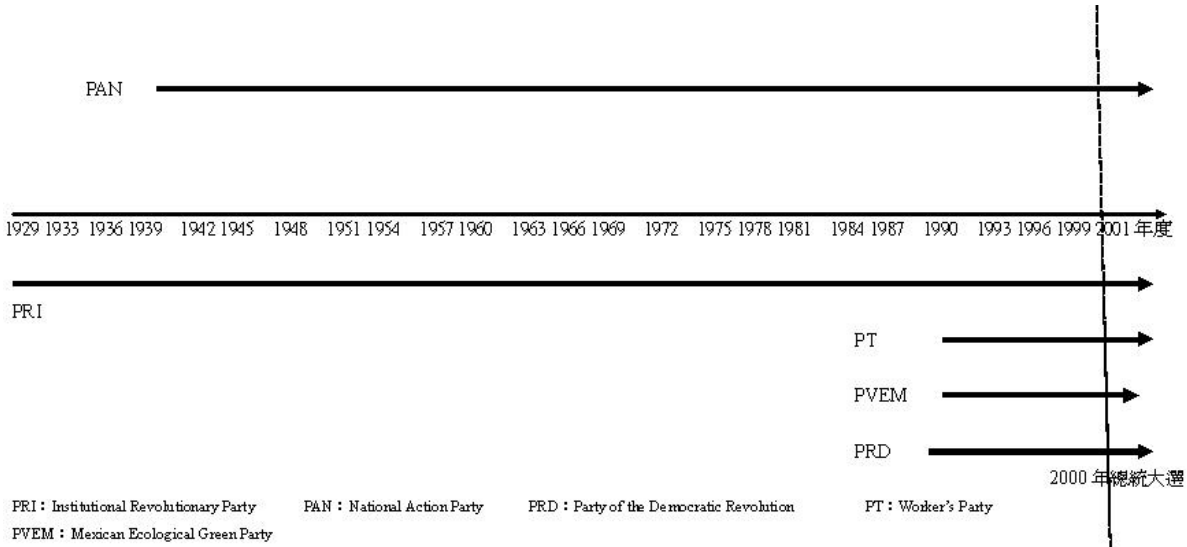


圖 3 - 2 墨西哥政黨體系發展圖

從表 3-8 各政黨得票率變動情形發現，革命建制黨(PRI)得票率有日益下滑的趨勢；相反地，國家行動黨(PAN)則逐漸上升；一九八八年從革命建制黨裂解出來的第三勢力，獲得不少左派與下層階級選民的支持，一九八九年集結成民主革命黨(PRD)，相對削弱革命建制黨的實力；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時「改革聯盟」(Alianza por el cambio, AC)得以打敗革命建制黨，有一部份應歸功於「墨西哥聯盟」(Alianza por Mexico, AM)已瓜分部分革命建制黨選民。一九八八年政黨體系為基礎，從各政黨得票率分佈狀況可以看出，墨西哥的政黨體系，依其得票率多寡作為界定標準，將可分成三種政黨體系制度：

(一) 政黨體系一：一九八八年總統大選選舉結果，革命黨獲得 50.7% 的得票率，國家行動黨 16.8% 與國家民主陣線 31.1% 的三黨政黨體系；(二) 政黨體系二：一九九四年總統大選選舉結果，革命建制黨維持 48.17% 的得票率，國家行動黨則增加到 25.92%，民主革命黨則下降為 16.6% 的三黨政黨體系；(三) 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結果，革命建制黨急速下降到 36.1% 的得票率，國家行動黨則快速增加到 42.5%，民主革命黨則依舊維持在 16.6% 的三黨政黨體系。從歷年總統大選各黨得票的趨勢來看，墨西哥的政黨體系正持續轉變中，呈現出一種漸進式的重組現象。

表 3-8 墨西哥歷年選舉各政黨得票率變化趨勢 (1964 年至 2000 年)

年度選舉類型	PRI	PAN	PPS	PARM	PDM	PCM	PST	PVEM	PT	Other
						PSUM	FDN			
1961 年眾議員	90.1	7.6	1.0	0.5	---	---	---	---	---	---
1964 年眾議員	86.4	11.5	1.4	0.7	---	---	---	---	---	---
1967 年眾議員	85.0	11.3	2.5	1.2	---	---	---	---	---	---
1970 年眾議員	83.5	14.2	1.4	0.8	---	---	---	---	---	---
1973 年眾議員	77.6	16.4	4.0	2.0	---	---	---	---	---	---
1976 年眾議員	85.2	9.0	3.2	2.7	---	---	---	---	---	---
1979 年眾議員	74.1	11.5	2.8	1.9	2.2	5.3	2.3	---	---	---
1982 年眾議員	69.3	17.5	1.9	1.4	2.3	4.4	1.8	---	---	1.5
1985 年眾議員	67.3	16.5	2.2	1.9	2.9	3.4	2.8	---	---	3.1
1988 年眾議員	50.4	18.0	9.2	6.1	1.3	4.5	10.2	---	---	0.5
1988 年總統	50.7	16.8	---	---	---	31.1	---	---	---	---
1991 年眾議員	61.5	17.7	1.8	2.2	1.1	8.3	4.4	1.4	1.2	1.5
1994 年眾議員	50.3	26.8	0.7	0.9	0.4	16.7	1.1	1.4	2.6	0.3
1994 年總統	48.7	25.9	---	---	---	16.6	---	---	2.8	---
1997 年眾議員	38.0	25.8	0.3	---	0.7	25.0	1.1	3.7	2.5	0.1
2000 年眾議員	37.8	39.1*	---	0.8	---	19.1**	---	---	---	2.1
2000 年總統	36.1	42.3*	---	0.4	---	16.6**	---	---	---	2.1

*PVEM 與 PAN 在 2000 年選舉中合組墨西哥改革聯盟；

**PT 與 PRD 在 2000 年合組墨西哥聯盟

***資料來源：Elección de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2000, Instute Federal Electoral.

(二) 墨西哥政黨重組的原因

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的轉變，導致墨西哥發生政黨重組的現象，而這種重組現象也直接衝擊到政黨之權力結構。墨西哥的政黨重組有可能是由下而上形成，也有可能由上而下形成。由下而上形成的主因，如社會分歧導致選民政黨認同轉變，這種自發性轉變，通常是受到人口結構或社會價值觀念變動所影響，選民政黨認同改變，造成政黨實力消長。例如：選民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與工業化程度，抑或是選民教育程度，都是影響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變化的重要因素(Molinar Horcasites and Weldon, 1994; Klesner, 1993; 1994; 1995)。由上而下形成的主因則如政黨領導菁英的分裂，導致政黨的分裂，這種變遷則常常是短期因素所造成，選民因而被迫在不同的菁英間進行選擇，政黨認同也隨之產生變化。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卡德納斯脫離革命建制黨成立民主潮流，次年總統大選中，與其他小黨共同組成國家民主陣線，對革命建制黨產生明顯的威脅，認同革命制度黨的選民在當年總統大選中，選民就必須從卡德納斯與塞林納斯進行選擇。

就墨西哥而言，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已出現 V.O. Key 所言之政黨重組理論中，「關鍵性選舉」與「持續性重組」的現象(Key, 1955)。因此，當一九八八年大選後，研究墨西哥的重要學者紛紛討論墨西哥選民是已經政黨認同重組，抑或是僅僅政黨認同解組？政黨解組強調社會團體明顯改變政黨支持對象，透過回應選戰資訊進而可能讓選民成爲浮動選民(Dalton, Flanagan, and Beck, 1984)。Inglehart, Basanez, and Moreno 曾經利用調查資料指出，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在一九八〇年代有鬆動現象，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七年，大約有 20%左右的民眾從認同革命建制黨轉而成爲無政黨認同，亦即將近半數墨西哥選民未曾自始至終認同單一政黨(Inglehart, Basanez, and Moreno, 1998: 225)。墨西哥的選民是否產生重組現象，是否讓革命建制黨一黨獨大政黨體系的支持者逐漸產生變化，則是政黨重組討論的焦點。筆者從過去的研究歸納出影響墨西哥政黨重組發生的主因有三：一、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產生政治體系認知差異；二、意識型態

差異的舊分歧，產生是否贊成體制立場差異的新議題；三、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分歧。

1、四十歲以下新世代選民加入，產生政治體系認知差異

從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〇年這十八年以來，墨西哥在遭逢外債與披索經濟危機的當下，採取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使政黨政治朝向制度化發展，讓墨西哥選民慢慢對政黨產生認同。在此同時，新世代的選民剛好步入參與政治活動的階段。新世代選民經歷到與舊世代選民非常不一樣的政治經驗，導致與舊世代迥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意見。當年輕世代選民逐漸取代舊世代選民的政治影響力時，墨西哥的政治體系也將因新世代選民的加入而發生極大的變化。³⁹ Magaloni (1999) 及 Moreno (1999) 曾利用世代(Cohort)及不同年齡層探討墨西哥選民對政黨認同態度的差異，發現新世代選民與舊世代選民在政黨認同上有明顯的差異。⁴⁰

2、意識型態差異的舊分歧，產生是否贊成體制立場差異的新議題

過去的墨西哥社會裡，明顯存在意識型態差異的社會分歧，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各政黨的意識型態主張，革命建制黨乃是社會主義式政黨，強調照顧弱勢，保護農工階級的利益。當選民意識型態的改變，將導致政黨重組。然而，選民對革命建制黨的支持持續下降，並非意味其他政黨因為革命建制黨重組而獲益(Klesner, 1993; 1994)。研究者也發現非傳統意識型態社會分歧結構主導政黨重組，尤其當卡德納斯所領導的勢力從革命建制黨裂解而出時，嶄新的政治分歧：「贊成體制與反對體制」才是影響整個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的重要因素。如果要界定政黨重組為反對體制陣營選民的發

³⁹ 依照墨西哥二〇〇〇年的人口統計資料，18 至 39 歲的選民已佔總選民數的 52.52%，顯示已達半數以上。請見 <http://www.inegi.gob.mx/inegi/default.aspx>。

⁴⁰ 「世代分析」(cohort analysis)是一種將長期的資料做綜合整理、並做跨時間點分析比較的方法。Cohort 一詞的起源意指羅馬的軍事單位，現在泛指一群人有共同的特點、或經歷過共同的事件者。「世代」其實不只以出生年做劃分，也可以用共同經歷同一段歷史經驗來劃分。例如，可以同一個時代出生來定義一個「世代」。由於界定和劃分上的簡便性，所以在許多研究上，通常是以出生年來定義一個世代。最簡單的世代分析就是比較一個世代在兩個時間點的特質差異。

展，那麼一九八八年的選舉將可以被視為「關鍵性選舉」(Molinar and Weldon, 1994)。

3、政治世代與地域政治的新分歧

早期世代理論用個人一生的經驗所累積社會世代，來界定不同年齡層的差異，是由其所處有形的與無形的制度所塑造。一九五〇年代之後，社會世代的概念增加肯定歷史因素的關鍵性角色、生命週期影響力與社會結構因素等等，形成具有政治意義的世代。墨西哥不同世代選民所經歷的時空環境，對其政治態度、價值及傾向，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外債危機及一九九四年的披索危機後，墨西哥持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新的政治世代都受到不同資訊的刺激，導致其對政黨有不同的認知、價值與偏好。墨西哥新的政治世代受到新的思潮與資訊的影響，對政黨比較難以產生明顯認同的傾向及堅定的認同感，導致其政黨認同有游移的現象，整體政黨認同分佈發生變動的情況也就比較明顯。

選民過去透過地方政治組織來瞭解政黨的政見與主張，地方政治與政黨之間的連結，就成為民眾心目中政黨圖像的依據，並成為選民政黨認同的主要來源。⁴¹北部地區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區域，意味著具有高度外移人口，高度工業化、經濟與文化都與美國關係密切；南部地區是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區域，屬於鄉村型態、印地安人口佔比例較高、主要以瓦哈卡州及恰帕斯州為主。這些區域孤立在文化主流之外。中部地區包括墨西哥市，是傳統政治領導根源，宗教基礎、工業化及知識份子時常活動的區域。地理區域的分佈與政黨認同的重組之間，一九九一年國家行動黨及民主革命黨在不同地區，選民的支持度展現出不同的型態。一九九四年之後似乎產生明顯的變化(Dominguez and

⁴¹ 墨西哥可依行政區域劃分六大區域：一、北部地區包括瓜維拉州、奇娃娃州、杜蘭哥州、新獅州、聖路易波多西州、坦茅里巴州、薩卡提加斯州；二、海灣地區包括坎貝契州、金大拿羅州、塔巴斯科州、維拉克魯茲州、猶加敦州；三、北太平洋地區包括北下加利福尼亞州、南下加利福尼亞州、那雅力州、西納洛亞州、索諾拉州；四、南太平洋地區包括恰帕斯州、蓋雷羅州、瓦哈加州；五、中央地區包括雅瓜斯肯特恩州、瓜納華度州、伊塔爾哥州、哈利斯科州、墨西哥州、蜜秋雅甘州、莫雷羅斯州、貝布拉州、蓋雷塔羅州、塔利斯科州、高利瑪州；六、墨西哥市。

McCann, 1995; Klesner, 1993: 187-223; Klesner, 1994, 167-181; Poire, 1999; Story, 1986)。

根據歷次選舉的結果來看，表 3-9 革命建制黨的選民忠誠度，均呈現出居住在南太平洋地區與海灣地區較高（約 0.48），非南太平洋地區與海灣地區偏低的現象。但南太平洋地區與海灣地區選民相對於其他地區，其政治忠誠度較高，對於革命建制黨的政黨支持大致穩定（標準差約 0.10）。

表 3 - 9 革命建制黨在各地區的得票率（1991 年至 2000 年）

	1991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總統	1997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總統	平均數	標準差
北部地區	0.62	0.53	0.52	0.43	0.42	0.4	0.49	0.07
海灣地區	0.7	0.53	0.52	0.34	0.41	0.39	0.48	0.12
北太平洋地區	0.59	0.51	0.49	0.38	0.44	0.45	0.48	0.07
南太平洋地區	0.65	0.5	0.5	0.41	0.44	0.42	0.49	0.08
中央地區	0.57	0.48	0.48	0.38	0.35	0.34	0.43	0.08
墨西哥市	0.44	0.4	0.42	0.43	0.22	0.24	0.36	0.09
總得票率	0.58	0.49	0.49	0.38	0.37	0.36		

資料來源：Estadísticas de las Elecciones Federales de México

表 3-10 中，國家行動黨也呈現與革命建制黨相同的情況，國家行動黨的選民忠誠度，在北部地區、北太平洋地區及中央地區較高（約 0.34），非南部地區較低的情況。顯然北部地區與北太平洋地區選民，相對於非北部地區或非北太平洋地區的選民，其政治忠誠度高，政黨支持度穩定度相當高（標準差約 0.06）。

表 3 - 10 國家行動黨在墨西哥各地區的得票率（1991 年至 2000 年）

	1991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總統	1997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總統	平均數	標準差
北部地區	0.22	0.29	0.30	0.34	0.43	0.47	0.34	0.08
海灣地區	0.09	0.17	0.18	0.20	0.34	0.39	0.23	0.10
北太平洋地區	0.27	0.30	0.33	0.37	0.37	0.39	0.34	0.04
南太平洋地區	0.05	0.12	0.13	0.21	0.22	0.25	0.16	0.07
中央地區	0.17	0.27	0.28	0.19	0.42	0.46	0.30	0.11
墨西哥市	0.19	0.27	0.27	0.14	0.37	0.44	0.28	0.10
總得票率	0.17	0.25	0.26	0.26	0.38	0.43		

資料來源：Estadísticas de las Elecciones Federales de México

而表 3-11 中，民主革命黨的選民忠誠度，在南太平洋地區與墨西哥市較高（約 0.25），非南太平洋地區與海灣地區較低。顯然南太平洋地區與海灣地區選民相對於其他地區選民，其政治忠誠度高，對民主革命黨的政黨支持度，穩定性較非南部地區低（標準差約 0.06）。

表 3 - 11 民主革命黨在各地區的得票率（1991 年至 2000 年）

	1991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眾議員	1994 年 總統	1997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眾議員	2000 年 總統	平均數	標準差
北部地區	0.04	0.08	0.09	0.12	0.10	0.09	0.09	0.03
海灣地區	0.06	0.21	0.21	0.34	0.21	0.18	0.20	0.09
北太平洋地區	0.04	0.12	0.12	0.15	0.16	0.12	0.12	0.04
南太平洋地區	0.15	0.27	0.28	0.28	0.29	0.28	0.26	0.05
中央地區	0.09	0.15	0.15	0.32	0.17	0.16	0.17	0.08
墨西哥市	0.12	0.21	0.20	0.31	0.30	0.26	0.23	0.07
總得票率	0.08	0.16	0.17	0.25	0.19	0.17		

資料來源：Estadísticas de las Elecciones Federales de México

綜合前面的探討，筆者認為墨西哥的政黨體系已發生改變，選民組成的歧異與政治的分歧，重新切割政黨體系。選民的社會分歧結構改變導致政黨重組：政黨認同重組的意義，是政黨聯盟團體基礎產生明顯的變動，且呈現在各政黨支持結果分佈上。而這些社會分歧結構改變，導致墨西哥選民對革命建制黨的政黨支持發生改變。每個政黨都各具特色。再加上長期以來特殊的政治情況，對政黨的心理依附感，在近年來逐步建立，

年輕的選民在這個時候取得參政權，未承襲來自父母的政黨認同感，有一套自己的主張與看法，這群新選民的投入，對政黨體系造成衝擊。其次，「贊成或反對現有體制」逐漸成為政黨政治競爭市場重要的主導議題，選民的政黨認同受到明顯的影響，將依是否贊成現有體制立場決定政黨認同對象；另一方面，地理區域的環境因素，讓特定政黨的支持度不斷上揚，明顯影響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除此之外，地區差異可以轉化為政治行為的差異。第一，具有不同特質的民眾可能對政治會具有不同的興趣，地區可能對他們產生明顯的影響。第二，國家行動黨在許多經濟發展高度成長的區域擁有最多的政黨支持。國家行動黨與經濟發展之間有明顯的關連性。第三，革命建制黨則在南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獲得較多民眾的支持，這主要的三個政黨中，墨西哥民眾的政黨認同分佈會因地理區域產生差異(Camp, 2003: 92-95)。

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後，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變化，政黨重組的速度日漸加快，當新的政治世代又出現時，政黨認同日趨式微是必然的現象，產生政黨認同解組的現象。當政黨認同解組及選民政黨認同重組時，選民投票考量的標準改變，反而是藉由多元的管道吸收更多的資訊作為投票抉擇依據。政黨認同將因不同政黨認同的消長，影響選舉的結果，尤其當出現關鍵性選舉之後，筆者可以看見執政黨在總統大選中失去多數選民支持，產生政黨輪替的現象。

二、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變遷

從革命建制黨一黨獨大，到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步入兩黨競爭的局面，之後民主革命黨從革命建制黨裂解而出所形成的三黨競爭型態。墨西哥政黨體系，筆者可以從歷次選舉結果的得票率變化，看出政黨體系的變遷。在這個政黨體系變遷中，反對黨成立之後形成的政黨體系，因為意識型態及衍生的「是否贊同現有體制」議題重新切割出新的政黨體系；其次，具有不同政治態度與看法的新選民，紛紛參與政治活動，逐漸取代舊時代選民；新政治世代與地理區域的社會分歧，都讓選民的政黨認同產生重組的可

能。這種現象都讓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的分佈產生明顯的變化。以下，筆者將對墨西哥政黨體系重組的過程予以說明。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間，革命建制黨遭遇到重大的挑戰，主要來自於以卡德納斯為首的政治領袖，於一九八七年宣布退出革命建制黨，與其他政治勢力共組國家民主陣線，並投入一九八八年的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一九八六年之前，墨西哥是處於革命建制黨一黨獨大的政黨體系，到了一九八八年之後，則變成一大二小的三黨體制。從表 3-12 可以看出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革命建制黨維持四成五左右的支持度，國家行動黨從一九八六年的一成六上升到二成的支持度，新成立的國家民主陣線馬上獲得二成一的認同，而認為自己是中間選民的比例則從三成三下降到一成一。

表 3 - 12 墨西哥民眾的政黨偏好（1986 年至 1988 年）

政 黨	時 間	
	1986	1988
PRI	46	45
PAN	16	20
FDN	--	21*
其他政黨	6	3
中立無反應	33	11
樣本數	1,576	2,960

*表中數值代表的是 1988 年總統候選人卡德納斯的支持政黨總和。

資料來源：1986：The New York Times Mexico Survey, 1986 (ICPSR 8666), October 28- November 4.

1988：Gallup Mexico Pre-Election Survey, 1988, May 12-June 1.

若從政黨所具有意識型態分佈的「空間理論」觀點出發，從圖 3-3 可以發現，極端左派國家民主陣線的支持者，從光譜偏中的革命建制黨擄獲不少支持者，也就是逐漸從偏左轉中間偏左，而部分中間選民，則轉變為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的支持者。⁴²這

⁴² 空間理論(spatial voting theory)係理性抉擇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依照選票極大化的考量所建立的中間選民理論(the median voter theorem)衍生而來。空間理論主張選民基於自己的偏好，在議題中選擇與

段期間的政黨認同分佈變化主要來自於各黨政黨認同者組成的小幅變化，出現所謂的政黨解組與重組。卡德納斯的國家民主陣線在總統選前，已經獲得將近二成一民眾的支持，中間選民也從三成三下降到一成。由此可知，在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前後，明顯發生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革命建制黨部分支持者，轉而支持國家民主陣線，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也獲得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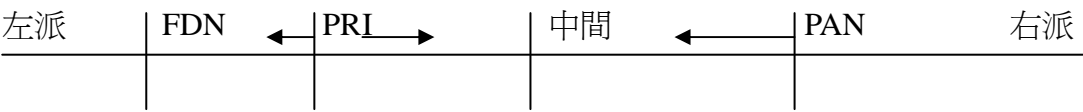


圖 3-3 一九八八年墨西哥政黨意識型態一維空間示意圖

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四年間，墨西哥主要政黨維持原有的政黨體系，選民的政黨偏向則稍有變動。表 3-13 中可以知道，革命建制黨與國家行動黨仍維持四成八及一成六的支持度，但以卡德納斯為首的民主革命黨，則下降到百分之七的支持度，中間選民則上升到二成五。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〇年，革命建制黨的政黨支持度漸趨下降，到了二〇〇〇年，已經下降到三成左右的支持度，國家行動黨則從一成六上升到三成，民主革命黨在一九九七年大幅上升到二成二的支持度，到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時，又下降到一成的支持度，中間選民的支持度則從二成五上升到三成五。⁴³國家行動黨在總統選前已經獲得將近二成三民眾的支持，中間選民也從二成三上升到三成二。在選後革命建制黨從三成五下降到二成九，國家行動黨從二成三上升到三成，中間選民從選前的三成二微幅上升到三成五，民主革命黨則維持一成的支持度。由此可知，在二〇〇〇年總

自己位置相近的候選人，議題內容或許因時空而異，但在一個兩黨競爭的結構環境下，可以將議題設想成單一座標軸，兩黨最核心的支持者各接近座標軸的兩端，其餘選民分別有自己的位置，散落在兩端的中間，位在中數的選民，就是中間選民，中間選民必然會投給獲勝的一方，獲得過半數選票的政黨所採取之政策立場，必然是中間選民的選擇，因此如何讓政策立場能夠趨近中間，與中間選民重疊，是選戰獲勝的關鍵。總統候選人代表所屬政黨的主張，選民視政黨與候選人為一體兩面。當兩黨競爭變成三黨競爭時，政黨與候選人為積極追求相對多數中間選民的支持，將會模糊重要議題立場。石之瑜，2005；王鼎銘，2001。請參考 Anthony Downs,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⁴³ 革命建制黨在一九九五年之後，已經逐漸失去民心，且於一九九七年國會大選中喪失過半多數優勢，這可能更讓選民在選後表示自己是革命建制黨支持者，革命建制黨政黨支持度在選後反而比選前低。

統選舉前後，政黨認同分佈明顯發生變化，革命建制黨支持者轉而成爲中間選民，國家行動黨也獲得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並在總統大選過後成爲墨西哥選民認同與投票支持的最大黨，導致原有執政黨革命建制黨下台，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

表 3 - 13 墨西哥民衆的政黨偏好（1994 年至 2000 年）

時 間 政 黨	1994	1997	2000a (June)	2000b (October)
PRI	48	30	35	29
PAN	16	22	23	31
PRD	7	22	10	10
其他政黨	2	3	0	1
中立無反應	25	23	32	35
樣本數	1,526	1,243	1,288	932

資料來源：1994：Belden and Russonello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Surve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s in Mexico, July 23- August 1.

1997：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Post-Election Poll.

2000a：Mexico 2000 Panel Study, Third Wave, June 2-14.

2000b：Roderic Ai Comp, *Mexico through Mexican and U.S. Lenses*, October 2000.

整體而言，從一九八六年之後，墨西哥政黨勢力與墨西哥民衆心中的政黨偏好，呈現一種逐步改變的重組過程(Dominguez and McCann, 1996: 108-110, 141-143)。革命建制黨的支持者，從一九八九年之後，支持度日益衰退，選民逐漸在中立與民主革命黨之間游移，讓不斷成長茁壯的國家行動黨有可趁之機，革命建制黨與民主革命黨最後各獲得二成九與一成的政黨支持度，國家行動黨則成長到三成一，正可看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後，支持右派的選民增加，最後引發政黨重組的結果。

三、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影響

政黨認同會明顯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可分成長期與短期的影響進行說明：

（一）就長期而言，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這個影響是緩慢進行的，例如：國家行動黨一九八六年的支持度爲 16.0%，一九九七年後，國家行動黨的

支持度已經達到 22.0%，國家行動黨支持度增加的原因，來自於中間選民逐漸認同並支持國家行動黨，讓國家行動黨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得以相對多數打敗革命建制黨與民主革命黨。⁴⁴

(二) 就短期而言，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當革命建制黨主要政治人物脫離造成革命建制黨發生分裂時，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的變動。一九八七年卡德納斯宣布和其他小黨聯合成為國家民主陣線參選總統時，革命建制黨的支持群眾裂解成為兩股勢力，卡德納斯吸引部分中間偏左的支持者。⁴⁵在這樣的情境下，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產生浮動現象，選民認同革命建制黨的比例逐漸下降，革命建制黨失去多數墨西哥選民認同，代表的是選民投票支持的機率大幅下降，最後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

政黨認同一旦建立，即會明顯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根據表 3-14 的選後面訪資料可以得知在總統選舉，墨西哥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之間具有明顯相關，自認為是革命建制黨認同者，有八成五左右投票給革命建制黨的候選人拉巴斯迪達，自認為是國家行動黨認同者，約有九成一投票給國家行動黨候選人福克斯，自認為是民主革命黨的認同者，有將近達八成二的民眾投票給民主革命黨候選人卡德納斯。這個重組源自於國家行動黨不斷成長，革命建制黨於一九八七年的分裂，造成選民對革命建制黨支持度的游移，在分裂後所形成新的政黨體系中，革命建制黨認同者，有 14.7% 未支持革命建制黨提名之總統候選人，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則各有 9.5% 及 18.5% 的認同者選擇不投票給認同政黨提出之候選人。⁴⁶革命建制黨認同者選擇背離原認同政黨所提出之候選

⁴⁴ 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後，支持右派的選民增加，右派選民主要就來自於獨立選民。

⁴⁵ 卡德納斯曾為革命建制黨的重要政治人物，其父為墨西哥人民十分景仰的故總統，且其個人深具群眾魅力。

⁴⁶ 革命建制黨過去都是由前一任總統指定下一任總統繼任人選，拉巴斯迪達則是第一位經革命建制黨黨內選舉產生的總統候選人。代表國家行動黨參選總統的福克斯係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曾任當地可口可樂公司執行董事，是從基層送貨司機出身的企業領導者，之後曾於一九九一年擔任墨西哥中部瓜納華度州

人，轉而投票給福克斯或卡德納斯，這種革命建制黨認同者選擇支持非認同政黨總統候選人的不一致現象，是造成墨西哥政黨認同變遷與政黨輪替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 3 - 14 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和總統選舉投票對象分布

	Labastida		Fox		Cardenas		其他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PRI	279	85.3	31	9.5	6	1.8	11	3.4	327	100.0
PAN	21	5.0	383	90.5	8	1.9	11	2.6	423	100.0
PRD	0	0.0	15	11.5	106	81.5	9	6.9	130	100.0
中立其他	21	16.5	46	36.2	11	8.7	49	38.6	127	100.0
合計	321	31.9	475	47.2	131	13.0	80	7.9	1007	100.0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
資料來源：墨西哥二〇〇〇總統大選面訪調查資料

四、小結

從政黨認同長期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革命建制黨有日益下滑的趨勢；相反地，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則有逐漸上升的態勢。墨西哥民眾這種政黨認同變化的趨勢，主要是來自於新世代選民加入，新世代選民多數是反對黨(PAN)的認同者，並非源於執政黨(PRI)歷經政黨分裂的現象，在一九八八年總統大選選完，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黨成立後，部分革命建制黨支持者，短期間會轉而認同並支持民主革命黨。

從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變化的現象，開啓政黨認同解組的源頭，經過一九九一年國會議員選舉、一九九四年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以及一九九七年國會議員選舉三次全國大選，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分佈大致確立。由此可知，墨西哥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前，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已經從革命建制黨一黨獨大，轉向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一大二小的三黨狀態，亦即完成政黨重組的結果。

州長。

第四節 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變動及其影響之比較

對於同是新興民主國家的台灣與墨西哥而言，筆者從影響兩國選民政黨認同變化的原因探討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發生政黨輪替的現象。以下針對影響選民政黨認同變動的原因加以比較。

社會分歧係指能夠分割社會意見與團體的主要議題(Schattschneider, 1960: Chapter 4-7)。社會分歧的數目及方向，會影響一國政黨競爭的模式(Sundquist, 1983; Macdonald and Rabinowitz, 1987)。社會分歧的變遷經常引發關鍵性選舉，造成新的社會競爭模式，甚至引發政黨重組或新政黨的成立。若以一個圓圈表示一個虛擬的社會。切割這個社會的分歧是A，A把社會分成左右兩塊。社會及政治團體都依照自己相對A的位置，來決定自己在選舉時所支持的對象，議題A將成為這個社會中主要的分歧線。其他的社會分歧不是與議題A相互重疊，就是重要性不如A。隨著社會變遷，出現一個與A議題互斥的新議題B，與A的關係有很多可能性。不管B是哪種形式，都會讓A議題過去主導社會分歧的地位受到挑戰，進而造成政黨競爭的新局面。如果兩個議題都維持一定的重要性，選民會同時考慮這兩個因素。如果議題B的重要性高過A，那麼這個社會分歧和政治競爭將由B來主導。美國政黨史上，有許多有名的例子，如解放黑奴的內戰、民粹主義的興起、新政的實施……等。新議題的出現取代了過去的議題，並影響美國政黨的興衰及新政黨的出現(Sundquist, 1983)。因社會分歧議題對特定選舉及未來政治走向有重要影響，故筆者嘗試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台灣的總統大選，並檢視在這次的選舉中，有無新分歧線產生。

台灣及墨西哥，政黨認同都是政治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兩國政黨體系經過不斷的重組，政黨認同的問題也不時引起爭議。政黨體系的解組與重組，使選民的政黨認同分

佈產生明顯的變化。新興政黨興起後，立即引發多重政黨空間的問題，若希望測量到民眾真正的政黨認同與偏向，即必須改變對於政黨認同或政黨偏向的測量方法。

當政黨認同之測量方法由兩黨形式變成多黨形式時，立即遇到測量方法必須修正才得以適用的問題。因此兩國三黨體系下的政黨認同測量，即必須進行調整。其測量方式的調整為訪問選民在數個政黨中，是否有對某一政黨強烈認同或強烈認同某一反對政黨，並無獨立選民這個類型，這種測量方法並非是一個最完美的測量方法，主要在瞭解同時存在的數個政黨中，選民對某一政黨認同的強弱程度。每個人的政黨認同都有所不同，在此主要關心的是個人透過政黨作為對政治事務評價的基礎。大部份的人民對政治事務並不熟悉，唯有藉由政黨傳達方能獲得政治資訊之來源。

整體而言，從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總統大選前，可以發現，台灣與墨西哥選民政黨認同變化的相似與相異點：

一、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台墨選民政黨認同趨勢相同點

- 1、大量新選民支持反對黨造成政黨認同分佈變動或甚至政黨重組：台灣與墨西哥主要反對黨民進黨與國家行動黨快速吸納新選民的支持，反對黨支持者逐步成長造成政黨認同分佈的變化，執政黨與主要反對黨政黨勢力消長明顯，到二〇〇〇年選前已對執政黨產生威脅。
- 2、舊分歧所衍生的新分歧引發政黨認同分佈變動或政黨重組：在台灣，省籍所衍生的統獨爭議，引發選民改變既有政黨認同支持新政黨，造成台灣政黨體系從一黨獨大變成二黨對立的格局，在一九九九年更因國民黨內部分裂成兩大政治勢力，並延伸至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引發選前政黨認同分佈發生改變的短期現象；在墨西哥，意識型態引發是否贊成現有體制的議題，造成墨西哥政黨體系由兩黨體系，分裂形

成現有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及民主革命黨三黨體系的局面，選民政黨認同分佈明確產生三黨體系且持續至今，顯示墨西哥已經完成政黨重組的結果。

二、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台墨選民政黨認同趨勢相異點

- 1、政黨重組從表面看並非台灣政黨輪替的重要原因，若從實質上觀察，宋楚瑜宣佈獨立參選且成立服務團隊可視為台灣政黨重組的發軔；政黨重組是導致墨西哥政黨輪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台灣，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前政黨體系因宋楚瑜宣佈獨立參選，實質上形成三股政治勢力競爭的態勢，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仍以兩大黨為主，已有第三勢力出現，僅具有政黨重組的跡象，並非具有完整政黨重組的結果；在墨西哥，一九八八年以卡德納斯為首的政治人物從革命建制黨出走，之後參選總統失利，並隨即於一九八九年成立民主革命黨，經過多次的中央與地方選舉，民主革命黨顯然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顯示墨西哥則已經完成政黨重組，選民的政黨認同分佈已經是重組之後的三黨體系。⁴⁷
- 2、在台灣，省籍與年齡所構成的政治世代，是主導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由一黨體系轉變為兩黨體系的主因之一；在墨西哥，北方州經濟以工商業為主，以右派自由主義為黨綱的國家行動黨實力日益壯大，南方州經濟以農業為主，以左派共產主義為師的革命建制黨佔據重要地位。政治世代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重組的主因之一，選民居住地區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前，並非影響選民政黨重組的重要因素；政治世代並非影響墨西哥選民政黨重組的主因之一，然選民居住地區在總統大選時，是影響選民政黨重組的重要因素之一，北方州國家行動黨的支持度不斷增加，民主革命黨則在南方州獲得不少支持，都相對讓革命建制黨的政黨支持相對降低，形成北方州是革命建制黨對抗國家行動黨，南方州是革命建制黨對抗民主革命黨的二組二黨制。

⁴⁷ 卡德納斯更在一九九七年贏得首都墨西哥市市長選舉。

三、小結

台灣及墨西哥政黨體系經過不斷的解組與重組，兩國選民政黨認同分佈產生明顯的變化。這種政黨認同分佈變化現象，從以長期與短期的觀點而言，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現象，都會造就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並完成政黨輪替的結果。

就短期而言，既有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的短期因素，容易讓民進黨有可趁之機，國民黨內部分裂成二股相同的政治勢力（國民黨與宋楚瑜的勢力）並一起投入選舉，造就三股政治勢力共同競爭，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競爭規則下，會讓逐漸成長的民進黨，僅需相對多數就取得勝利，造成政黨輪替的結果，台灣就是最明顯的個案。

就長期而言，革命建制黨內部發生分裂的短期因素，雖未撼動革命建制黨執政，若革命建制黨持續積弱不振，在維持三黨競逐的局面下，不斷成長的國家行動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競爭規則下，仍然僅需相對多數就能勝選，完成政黨輪替，墨西哥就是明顯的例子。